四庫全書

子部

東坡志林卷六

宋 蘇軾 撰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為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為獵人所得已中幾鎗翊感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

杪乃取而食之姍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姍取而剖之得雄黄一塊如桃仁乃取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杜叔元字君懿為人文雅學李建中書作詩亦有可觀蓄一硯云家世相傳是許敬宗硯始亦不甚信之其後官於杭州漁人於浙江中網得一銅匣其中有鑄成許敬宗字硯有兩足正方而匣亦有容足處不差毫毛始知是真敬宗物君懿與吾先君善先君欲求

其硯而不可君懿既死其子沂以硯遺余求作墓銘余平生不作此文乃歸其硯不為作沂乃以遺孫覺莘老而得志文余過高郵莘老出硯示余曰敬宗在正好棒殺何以其硯為余以為憎而知其善雖其人且不可廢況其硯乎乃問莘老求而得硯端溪紫石也而滑潤如玉殺墨如風其磨墨處微窪真四百餘年物也匣今在唐誣處終當合之

昨日夢有人告我云知真饗佛壽識妄吃天厨予甚領

其意或曰真即享佛壽不妄吃天厨予曰真即是佛不妄即是天何但享而吃之乎其人甚可予言

今年三月有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為人乃其亡姊也攜其手自孔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空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為鳥鵲所啅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

人皆用紙錢有吏曹十餘人以狀闕者吏輙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檢已籍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吏此一報即不同矣意謂當超也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既蘇周果死

鵝能警盜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鵝而鬻之市余自湖上夜歸過屠者之門羣鵝皆號聲震衢路若有訴者余悽然欲贖其死念終無所置之故不果然至今往來于心也鵝不獨能警盜亦能卻虵其糞蒸殺虵蜀人園池養鵝虵即遠去有此二能而不能免死且又有祈雨之厄悲夫安得人人如逸少乎

吾昔求地蘄水田在山谷間投種一斗得稻十斛問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水不生五穀地氣不耗故發如

此吾以是知五穀耗地氣爲最甚也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菽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澤人收其利歲以爲常至五年穀漸少而農事益修蓋久不生穀地氣無所耗藴蓄自發而爲野蠶旅穀其理明甚庚辰正月六日讀世祖本紀書其事以爲衛生之方地不生草木者多產金錫珠貝亦此理也

水族癡暗太輕殺之或云不能償冤是乃欺善怕惡殺

之其不仁甚於殺能償寃者李公擇嘗謂金雞有無雄而卵者抱之雖能破殼而出然不數日輙死此卵可食非殺之也余曰不然凡能動者皆佛子也竹蝨初如塗粉竹葉上爾然久乃能動者百千為曹無非佛子者梁武水陸畫像有六道外者以淡墨作人畜禽獸等形罔罔然於空中也乃是佛子流浪陋劣之極至於濕生如竹蝨者尤不可得但若存若亡於冥漠間爾而謂水族雞卵可殺乎但吾起一殺念則地

獄已具不在其能訴不能訴也吾久戒殺到恵州忽破戒數食蛤蟹然自今日懴悔復修前戒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須其死而食生即赦之聊記其事以為一笑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虚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脉者天下葢一二數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未嘗徒

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爾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虚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間有謹愿者雖或因主人之言亦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生平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求之

診虛實冷熱先定於中則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爾朱道士晚客於眉山故蜀人多記其事自言受記於師云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爾朱雖以此語人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涪州愛其所產丹砂雖瑣細而皆矢鏃狀瑩徹不雜土石遂止鍊丹數年竟於涪之白石仙去乃知師所言不謬者聞長老道其事甚多然不記其名字可恨也本草言丹砂出符陵

谷陶隱居云符陵是涪州今無復採者吾聞熟於涪者云採藥者時復有之但時方貴辰錦砂故此不甚採爾讀本草偶記之

吾故人黎錞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喜之然為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之為黎檬子以謂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聯騎出聞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居有此霜實纍纍然二君皆已登鬼録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復

可見劉固不泯於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茍隨者也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刼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喜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刼於蘄黄間羣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即紿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嘆曰吾儕何為刼幸老所親哉斂所刼還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一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葢常啖物而不

飲水云

戊寅十一月余在儋耳聞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生余與進士何旻同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簾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黄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已

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飧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及持飯入門去繫者皆爭取其飯僧飯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擊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還送者以手擘墻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耶書此為世戒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也余稍長之學

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為郡小吏其後予謫居黄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為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旦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别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寂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煙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

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頃來江西作秧馬歌以教人罕有從者近讀唐書回鶻部族黠戛斯傳云其人以竹馬行水上以板薦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輒百餘步意殆與秧馬類歟聊復記之異日詳問其狀以告江南人也

蜀去海遠取鹽於井陵州井最古淯井富順鹽亦久矣惟邛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王鸞所開利入至厚自慶歷皇祐以來蜀始用筒井用圜刃鑿如碗大深

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以隔橫入淡水則醎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為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凡筒井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知後漢書有水鞴此法唯蜀中鐵冶用之大略似鹽井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

丙子寒食日前寶積長老曇顥言惠州海滏十五指揮使姚欶守把阜民監熙寧中趙庶明知州巡檢姓申

者與知監俞懿有隙吏士與監卒忿爭遂告監卒反庶明為閉衙門出甲付廵檢任討之歡執挺立監門白廵檢以身任監卒不反乞不交鋒廵檢無以奪為斂兵而止是日徵歡惠州幾殆歡今年八十餘以安南軍功遷雄略指揮使老於黄州鬚髪不白自言年六十歲患癖疥周匝頂踵或教服黄連遂愈久服故髪不白其法以黄連去鬚酒浸一宿焙乾為末蜜圓如梧桐子大空心日午臨卧酒吞二十粒

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眉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彭愷之子皋二吏頗知文章余嘗為作哀辭字大年

蘇子得廢園於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

者也蘇子隱几而晝瞑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興也未覺為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慾深今似繫馬止也有得乎有失乎蘇子之心若省而口未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噫是矣子欲為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提刀避衆礙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馳至剛

故石有時而泐以至剛遇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子能散也物固不能縛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釋子有患矣用之於内可也今也如蝟之在囊而時動其脊脅見於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風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留之故愚者視而驚智者起而軋吾固怪子為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要子為藩外之遊可乎蘇子曰子之於此自以為藩外久矣子又將安之乎客曰甚矣

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為藩也名譽不足以為藩也陰陽不足以為藩也人道不足以為藩也所以藩子者特智也爾智存諸内發而為言則言有謂也形而為行則行有謂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喑嗚踴蹷之不已則藩之於人抑又固矣人之為患以有身身之為患以有心是圃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雪將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

安則形固不能釋心以雪而警則神固不能凝子之和既焚而燼矣爐又復然則是堂之作也非徒無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知雪之寒乎則悚然而毛起五官之為害惟目為甚故至人不為雪乎雪乎吾見子知為目也子其殆矣客又舉杖而指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雜下也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豈私於凹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况於人乎

子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實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凹者乎蘇子曰予之此爲適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適然也適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雨不可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怒心風不可繪也見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意覩是雪也子之内亦不能無動矣苟有動焉丹青之有靡麗氷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襲豈有異哉蘇子曰子之所言

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予不能默此正如與人訟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絶辭者也子以為登春臺與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為静以臺觀堂則堂為静静則得動則失黄帝古之神也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南望而還遺其玄珠焉遊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遊情寓於望則意暢情出而忘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矣

是又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收其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将見其不遡而僾不寒而栗凄凜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既無炙手之譏又免飲冰之疾彼其趦趄利害之徒猖狂憂患之域者何異探湯執熱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将能為子之所為而子不能為我之為矣譬之厭膏粱者與之糟糠則必有忿詞衣文被繡者與之以皮

弁則必有愧色子之於道膏粱文繡之謂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為師子以我為資猶人之於衣食闕一不可將其與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予且為子作歌以道之歌曰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機負頃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

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也釋吾之縛而脫吾之鞿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吾不知雪之為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為可依違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羣息已動大明既升吾方輾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不棄兮我其子歸客欣然而笑唯然而出蘇子隨之客顧而頷之曰有若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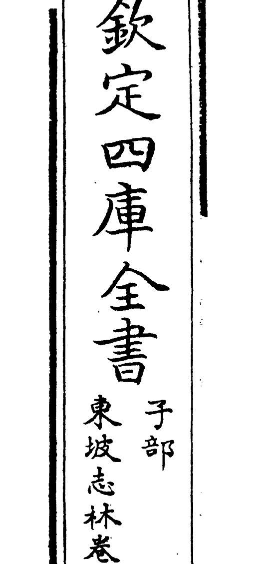
東坡居士移守文登五日而去官眷戀山海之勝與同僚飲酒日賓樓上酒酣作此木石一紙投筆而歎自謂此來之絶河内史全叔取而藏之

子開將往河北相度河寧以冬至前一日被旨過節遂行僕以節日來賀且别之留飲數盞頽然徑醉案上有此佳紙故為作草露書數紙遲其北還則又春矣當為我置酒蟹山藥桃李是時當復從公飲也

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真宗既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

人楊朴能為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唯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躭盃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謂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出

東坡志林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東坡志林卷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胡騰蛟

東坡志林卷七

宋　蘇軾　撰

三十年餘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别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為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　跋陳後主詞

僕責居黄州鄭元輿君乘亦官於黄一日以此紙一軸求僕字云有故人孟訪者酷好君書囑我為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自善用筆洒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懃甚殆不可阻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酒江亭上醉甚乃為此數字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紙乃絹也然古者本為絹紙近世失之君乘簡中云孟倅之子本謂河陽倅也而僕誤以為姓鄭也子瞻雖醉甚亦是川若蕎鮓故態視絹為紙以

鄭為孟適當子瞻看朱成碧時耳此公胷中落落決不至如劉儀同訪同舍見其子猶不悟也
其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宫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某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宫女送出睇眎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
搖聲

予嘗夢客有攜詩相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修不賊其牛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祈招之詩固善諷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車轍馬迹之意者有答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適於饑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堪命王不獲

没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録之

吾昔在錢塘一日晝寢寳山僧舍起題其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予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世子多諱蓋僣者也吾甞作李太白真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嗔吾今復書此者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揆也

與次公同聽賢師琴賢求詩倉卒無以應之次公言古人賦詩皆歌所學何必已云次公因誦歐陽公贈李師詩囑予書之以贈焉元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東坡居士記

唐雷氏琴自開元至開成間世有人然其子孫漸志於利追世好而失家法故以最古者為佳非貴遠而賤近也予家有一琴其中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關村雷家記八日合未曉八日合為何等語也廬山處

士崔成老彈之以爲絶倫云元豐六年十月初四日書

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遊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棋極有妙語予雖不通此伎然以理度之知其言足信也

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獨苦也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步隊相遠飢甚入一村寺中一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

赦之問求蔬食僧云有肉無蔬公益竒之餽以一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抑有他技也僧自言能詩公令賦蒸豚援筆立成詩云嘴長毛短淺含膘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更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真堪玉筯挑若把羶根來比並羶根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

予舊過陳州留七十餘日近城可遊觀者無不至栁湖旁有丘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往齧其

址見有鐵錮之又有寺曰厄臺云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不可信或曰東漢陳思王寵散弩臺以控扼黃巾者此說為近之

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議者皆以為不可竟為之然卒亦無功方樊山水盛時放斗門則河田墳墓廬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則淤不能厚謂之蒸餅淤朝廷亦厭之而罷偶讀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

度使以當管營田悉在河次在斗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遇水不乏即可沃灌古有之而不能何也當更問知者

元豐三年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繁出廵未歸其方乞歸常州得請春中方當復過此故有閣欲名思之未有佳者蔡謨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公名不知可否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黄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

射蓋仕南漢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所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云一别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連人相傳如此其後頗有禄仕者

章詧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晚用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

之者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遊青城濯足水中誓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士寧荅曰手持東岳寄來書誓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誓果死其子祼亦以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蓬州人也語默不常或以為得道者百歲乃死常見子成都曰子甚貴當策舉首已而果然

韓縝為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暴虎不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喜滑稽尤

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可怕

李金吾天下以為口實

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

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

寥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鶴雙

飛意自閒萬馬不嘶聽號令諸番無事樂耕耘可以

並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

萬竈烟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

庶幾焉耳

世人見古有見桃花而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五十年轉没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道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缾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缾有儲粟

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后紀夫人見大練乃以為異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為好事者一笑永叔嘗言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使堪織能得多少

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没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没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予云鷗不觧没改作波字二詩改此

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自適為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淵明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兮一篇而

已予亦謂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徐寅唐末號能賦謁朱全忠誤犯其諱全忠色變寅狼狽走出未及門全忠呼知客將責以不先告語斬於界石南寅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太原賦以獻其略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大喜遺絹五百疋全忠自言夢見淮陰使

受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寅雖免一時之禍殊不憂一眼胡奴見此賦也可笑

詩云榖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者皆為一室獨蜀人為同墳而異葬其間為通道高不及眉廣不能容人生者之室謂之壽堂以偶人被甲執戈謂之壽神以守之而以石甓塞其通道既死而葬則去之某先夫人之葬也先君為壽室追為先人墓誌故其文曰蜀人之祔也同壠而異壙君實謙以為已之文不敢

與歐陽公同藏也東漢壽張樊恭侯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異藏光武善之書以示百官葢古亦有是也然不為通道又非詩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葬最為得禮也

宋書樂志宋文帝元嘉十三年給彭城王義康伎相丞給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為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為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减其二列爾若如預言

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又春秋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也予按說文佾從人肙聲肙許吃切肙從肉口入聲其觧云振也八無緣為肙之聲疑古文從人從肉

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已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宻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宻

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凄斷不類乃知唐本三疊葢如此及在黄州偶得樂天對酒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盃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為第五聲今為第四聲則一句不疊審矣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意有奇鬼能為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妻於巳厚薄

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忽聞空中有聲真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為不信金釵在其處妻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妻乃反以為鬼也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之下今已與崑崙齊矣以予觀之三

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故人有得風疾者急往視之已不能言矣方死生之爭其苦有甚於刀鋸木索者矣予知其不可救嘿為祈死而已嗚呼哀哉此復何罪乎酒色之娛而已古人云甘嗜毒藥戲猛獸之爪牙豈虛言哉明日見一少年以此戒之少年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色吾之所甚好而死生疾苦非吾之所怖也予曰有行乞於道傴而號曰遺我一盂飯吾

今以千斛之粟報子則市人皆掩口笑之有千斛之粟無一盂之飯不可以欺於小兒怖生於愛子能不怖死生而猶好色其可以欺我哉今世之為高者皆少年之徒也戒生定定生慧此不刊之語也如其不從戒定生者皆妄也如慧而實痴也如覺而實夢也悲夫

東坡志林卷七

東坡志林卷八

宋 蘇軾 撰

樂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時心耳及苦樂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過之後復有何物比之尋聲捕影繫風趂夢此四者猶有彷彿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對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樂處當以至理語君今則不可元祐三年八月五日

書

予少不喜殺生時未能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蠏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蠏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知蛤在江中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以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南史隱逸傳始

與人盧度字彥章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伐魏永敗魏人追急淮水不得過自祝云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竟以壽終偶讀此書與予事粗相類故并錄之

予在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往過之輒作泣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復殺而里

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悽然也

吾有詩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參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僕聞之曰吾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孫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上出去也

晉史董京字威輦作詩答孫子荆其略曰玄烏汚幕而不被害烏隼遠舉或以致死眄彼梁魚逡廵倒尾沉吟不快忽焉失水嗟乎魚鳥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窺我嚬蹙而去京之意葢曰以魚自觀萬物不悟其非也我所以知魚鳥之爲非者以我不與魚鳥同欲惡也彼達人者不與我同欲惡則其觀我之所爲亦如我之觀魚鳥矣京得道與人也世俗不曉其語故粗爲說

之戊寅八月八日讀隱逸傳

嶺南天氣卑陋氣蒸溽而海南尤甚秋夏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以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百有餘歲者往往皆是八九十歲者不論也乃知壽夭无定習而安之則氷蠶火鼠皆可以生吾當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洌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何足道哉彼愚老人初不知此特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

吸之凉相續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間人則固塞其竇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不已顧視幃帳間有螻蟻帳已腐爛感嘆不已信手書此時戊寅歲也

東坡居士遷於海南憂患之餘戊寅九月晦遊天慶觀謁北極真聖探靈簽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辭曰道以信為合法以智為先二者不離析壽命乃得延覽之竦然若有所得謹書藏之以無忘信道法智二

者不相離之意其恭書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人者子思則曰自誠明謂之性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法而不智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凝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則道凝以智先法則法活道凝而法活雖度世可也況延壽乎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顧為目前檢言顧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虱之處

裩中乎游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裩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虱之處於襠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内何異夫虱之處裩中乎此阮籍之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讐獨賴司馬景王保持之耳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虱之出入徃來於衣巾之間者也安得裩中之藏乎吾故書之為將來君子一笑

近世筆工不能經師匠妄生新意揮毫雖精形製詭異不與人手相詠獨錢塘程奕所製有三十年前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一快予不久行當致數百枚而去北方無此筆也

予來汝南地平無山清潁之外無以娛予者而地近亳坡特宜檜栢自拱把而上輒有樛枝古餘治事堂二栢與薦福兩檜尤為殊絶孰為使予安此寂寞而忘歸者非此君也歟

道士其人面欺主人旁若鄰座厠左元放之席已自厚
顔傾西王母之盃宜從薄罰可罰一大青䤊
予作蜜酒格與真水亂每米一斗用蒸餅麵二兩半餅
子一兩半如常法取醅液再入蒸餅麵一兩釀之三
日嘗看味當極辣且硬則以一斗米炊飯投之若甜
軟則每投更入麴與餅各半兩又三日再投而熟全
在釀者斟酌增損也入水少為佳
僧謂酒為般若湯謂魚為水梭花鷄為鑽籬菜竟無

所益但欺而已世常有之人有為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貴公子雪中飲醉臨檻向風曰爽哉左右有泣下者公子驚問之曰吾父昔日以爽亡楚襄王登臺有風颯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共之者耶宋玉譏之此獨大王之風庶人安得而共之不知者以為諂也知之者以為風也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之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

惜乎宋玉不在傍也

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撥心麪作槐芽溫淘糝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鱸鱠繼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鬬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快也 侯鯖集同

青天素月固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綴乃知居心不淨者常欲滓穢太清

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揺几席之上而有茅苫廬屋七八間横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人散避不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為人眼中沙乎

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賔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羮盡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視其釜中有羮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非敢忘之也為其母不長者封其子信為頡羮侯高祖號為大度不記人過者然不置轑釜之

怨獨不畏太上皇縁此記分盃之語乎

楚元王敬禮穆生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與白生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乎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亡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

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舂於市申公愧之歸魯教授不出門已而趙綰王臧言於武帝復以安車蒲輪召卒生臧事病死免穆生遠引於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戀於既悔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就者未必然也可書之座右為士君子終身之戒

吾嘗疑米元章用筆妙一時而所藏書真偽相半元祐四年六月十二日與章致平同過元章致平謂吾公

嘗見親發鎖兩手捉書去人丈餘近輒掣去者予元章笑遂出二王長史懷素輩十許帖子然後知平時所出皆茍以適衆目而已

吾昔謫黄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他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來言之今日有從黄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

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葢上賔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葢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退之身宫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耳

唐末五代文章藻麗字畫隨之而楊公凝式筆蹟獨雄强往往與顔柳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要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

名惟近日蔡君謨天資既高學識亦至當為本朝第一

荼䕷花似通草花桃花似䐢花杏花似絹花罌粟花似紙花三月十一日會王文甫宗衆議評花如此

吕稺卿言芍藥不及牡丹者以重耳戴芍藥一枝比牡丹三四花間猶當着數品葢有其地而無其花譬如荔子之與溫柑也耶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為租

官自煮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為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為可行帝頗然之暉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吏當奸盜皆非明王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為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出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髪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曰今得譴奈何稱病其

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於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同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日偶讀後漢朱文季傳感嘆不已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既引罪而謝文季矣諸尚書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強立不足多貴而諸尚書為可笑也云其禍不細

不知何等為禍蓋以帝不悅後必不甚進用為莫大之禍也悲夫

己卯上元予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酤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寢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為得失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釣者未必得大魚也

東坡志林卷八

東坡志林卷九

宋 蘇軾 撰

杜幾先以此紙求予書云大小不得過此且先於卷首自寫數字其意不問工拙但恐大字費紙不能多耳嚴子陵若見當復有賣菜之語無以懲其失言當乾沒此紙耳

去病為域蹋鞠此正不學古兵法者之過也學即不是

不學亦不可子瞻書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鸜哥嬌意謂鸜鵒能言不過數句即雜以烏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如何僕荅之可作秦吉了矣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子瞻書

歐陽文忠公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為至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為少䟎也天資既高又輔以篤學其獨步當

世宜哉近歳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為明之

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絶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云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頗諾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覺如何哉

僕寓吳興有游飛英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窻幽更妍盆中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

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師弟子答問未嘗不唯而曾子之唯獨記於論語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繫風捕影之流何足實告哉

從召南之教其志固可嘉空冀北之羣所懇宜不允

張懐民與張昌言圍棋賭僕書字一紙勝者得此負者出錢五百足作飯會以飯僕社鬼聽之若不賽者俾墜其師無克復國

黄州守居之數百步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有二蛟或見之遇風浪静輙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黄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文也既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者有口鼻眼

處以為羣石之長

黄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頴悟絶人以指畫字不書數字輙深了人意予戲之曰予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予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

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黄雞是日劇飲而歸

世傳王子敬帖有黄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劉季孫家景文死不知今在誰家矣韋蘇州有言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葢蘇州亦見此帖也予亦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劉季孫景文之中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得隰州以歿哀哉嘗有詩寄僕四海共知霜鬢滿

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鬚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云廹寒食且歸東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横江而去僕登夏燠尾高丘以望之髣髴見舟及武昌步乃

還爾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馬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而後期未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者浮屠不三宿桑下者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柳仲舉自共城來傳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隣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七日東坡居士書

司馬懿討曹爽桓範往奔之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

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說爽移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不從範曰所憂在兵食而大司農印在吾許爽不能用呂布既擒曹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日何如宮曰此子不用宮言不然未可知也僕嘗論此二人者呂布曹爽何人也而為之用尚何言智臧武仲曰抑君似鼠此之謂智

元祐二年九月十八日書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

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予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為古人哀哉

久在江湖間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箇沒興底張鎬相公且為我致意別後酒狂甚長也

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嵇叔夜叔夜視之則堅為

石矣當時若杵碎或錯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能詰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悻直又甚於退之也

與郭生遊於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酒酣發聲坐為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為略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

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别處𡨋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

張愈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游居岷山下白雲溪自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特以自重難合故老死草野非槁項黄馘盜名者也偶至西湖静軒見其遺句懐仰其人命寺僧刻之石

麗安常為醫不志於利得法書古畫喜輒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予用藥無以酬之為作行草數

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參寥子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書畫求予甚急予戲之曰子粲可皎徹之徒何不下轉語作兩首詩乎龎胡二君與吾輩游不日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近世醫官仇鼎療癰腫為當時第一鼎死未有繼者今張君宜所能殆不減鼎然鼎性行不甚純淑世或畏之今張君用心平和專以救人為事殆過於鼎遠矣

元豐七年四月七日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鬬牛也牛鬬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鬬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而曰虛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

昔人以海苔為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為紙亦古所無

有也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

湘中老人讀黄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末有見人作是詩者辭氣殆是李謫仙都下見有人携一紙文書字則顔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兩句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亦非太白不能道也

詩須要有為而後作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新乃

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淵明知詩病也

或曰柳子厚瓶賦拾酒箴而作非也子雲本以諷諫設問以見意耳當復有答酒客語而陳孟公不取故史略之子厚蓋補亡耳然子雲論屈原伍子胥晁錯之流皆以不智譏之而子厚以瓶為智幾於信道知命者子雲不及也子雲臨憂患顛倒失據而子厚尤不足觀二人當有媿於斯文也耶元祐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施道民為孫威敏所黜既而復得為民借小字軍人肩輿而出曾子固見之曰一隻好夾注轎子聞者為之絶倒

人間無酒仙兀兀三盃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予奉使閩西見邸店壁上書此數句愛而誦之

松脂以真定者為良細布袋盛漬水一日沸湯煮浮水面者以新竹笊籬掠取投新水中久煮不出者皆棄

不用入生白茯苓末不製但削去皮擣羅細末耳拌匀每日早取三錢已著口中用少熟水攪漱仍以指如常法熱揩齒畢更啜少熟水嚥之仍以漱吐如常法能牢牙駐顏烏髭也贈米元章

南都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文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葢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且杜

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率合程度偘偘然者也是篇句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詞詞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曾為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魄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以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

可得而攷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

西川有杜鵑耳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

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為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

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攷凡其尊君者為

有也懷貳者為無也不在夫杜鵑真有無也誼伯以

為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詩跋壹紙

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

無害於為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强辯殆必有以

折衷之

今日廂界有殺狗公事司法言近新書不禁殺狗問其說出於禮鄉飲酒烹狗於東方不禁然則禮云賓客之牛角尺亦不當禁殺牛乎孔子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死猶不忍食其肉況可殺乎

予在東坡嘗親執鎗匕煮魚羹以設客客未嘗不稱善意窮約中易為口腹耳今出守錢塘厭水陸之品今

日偶與仲夫旣王元直秦少章會食復作此味客皆云此羮超然有高韻非世俗庖人所能彷彿歲莫寒欲聚散難常當時作此以發一笑也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予病目昏將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之之不可同也又記魯直語云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

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録之

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為莫逆之交遊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游成都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放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期年其言乃效震竟不仕介為陜西一幕官而死畋稍達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身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啖名

哉雖其平生談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生而不亂也

唐彬與王濬伐吳爲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許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莫不髙彬此舉予讀晉書至此未甞不廢卷太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爲監軍以問文立立曰彬多財慾而宗嗜酒帝曰財慾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

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耶

竹有雌雄雌者多筍故種竹當種雌自根生上至生梢一節發者為雌物無逃於陰陽可不信哉

或問東坡草書坡云不會進云學人不會坡云則我也不會

東坡志林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東坡志林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胡騰蛟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志林卷十

宋 蘇軾 撰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往都城山訪老人村壊其一竹床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值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床以某年月日造至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壊成壊自有數子何以償為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革卦影之術

前此未知有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真偽不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人知卦影之所自也

端午日未出於艾中以意求其似人者輒擷之以灸殊有效幼時見一書中云爾忘其為何書也艾未有真似人者於明暗間苟以意命之而已萬法皆妄無一真者復何疑耶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詩賦得幸天

子未能有所建明亡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為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迺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

聖人之所以能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為魯司冦墮郈費三桓不疑其害已也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伊尹為政於商既貳於夏矣以桀之暴戾納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

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放太甲而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惟諸葛孔明近之玄德將死之言乃真實語也使孔明據劉禪位蜀人豈異詞哉元祐八年讀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贊終篇皆妄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有意教誨桀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誅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矣宗元意欲以

此自解其從二王之罪也

玉川子作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詳味此詩則董秦當是無功而享厚禄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將屢立戰功雖麤官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徴兵忠臣即日赴難或勸擇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耶後卒污朱泚僞命誅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其厚禄者不知玉川何以有此句紹聖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少一喻試以眼喻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亾見性不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為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横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

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潞公坐客有言新義極迂怪者公笑不荅久之曰頗嘗記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校者上呼曰朕有一破損平天冠汝能釘校否此人既為完之上曰朕無用此冠以與汝為工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俟夜深閉門後獨自戴甚無害也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蚤假寐夢歸穀行宅遍歷蔬圃中已而坐於南軒見莊客數人方運土塞小

池土中得兩蘆菔根客喜食之手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修竹數百野鳥數千既覺惘然懷思久之南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

近日頗多賊兩夜皆來入吾室吾近護魏王葬得數千緡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當是不知耳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此語極有理又云真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此善譬喻者

近時世人好蓄茶與墨閒暇輒出二物校勝負云茶以

白為尚墨以黑為勝子旣不能校則以茶校墨以墨較茶未甞不勝也

真松煤遠煙馥然自有龍麝氣初不假二物也世之嗜者如滕達道蘇浩然吕行甫暇日晴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少啜飲之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復飲則把玩而已看茶而啜墨亦事之可笑者也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雲如羣鶴舞叅寥子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

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丘子欲作庫頭
參寥子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此水令汝作
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
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
神見恠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
今有田矣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
元豐七年二月一日東坡居士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
雪堂並柯池入乾明寺觀竹林謁乳姥任氏墳鋤治

茶圃遂造趙氏園探梅堂至尚氏第覩老枳偃蹇如龍虵形憩定恵僧舍飲茶任公亭師中庵乃歸且約後日攜酒尋春於此

溫嶠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容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耳又曰饑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先生獨處窮山死為烏鳶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猛虎害人先生獨不畏

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不出濟世乎曰非野人之所知也予嘗監錢塘郡遊餘杭九鎖山訪大滌洞天即郭生之舊隱洞天有巨壑深不可測葢嘗有勑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東坡居士夜半錄此

顔回簞食瓢飲其為造物者費亦省矣然且不免於夭折使回更吃得兩簞食半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造物者輙支盜跖兩日祿料足為回七十年糧

矣但恐回不要耳

世言竹紙可試墨誤矣當於不宜墨紙上竹紙蓋宜墨若池歙精白玉版乃真可試墨若於此紙黑無所不黑矣褪墨硯上研精白玉版上書凡墨皆敗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予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淺深若果佳當擣合為一品亦當為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為雪堂義尊

今又當為雪堂義墨耶

已卯臘月二十二日夜墨竈火大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著書仍以遺所不知何人也餘松明一車留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司馬溫公曰茶與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矣然亦有同者公曰何謂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

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皙之不同

其德操藴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為是

竇嬰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

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欲以興太平會竇

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為其名亦

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為姦利太平豈可以

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

以少懲矣晚又為嬰蚡起又可一笑鳳凰翔於千仞

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漢時講堂今猶在畫故儼然丹青之古無復前比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也游談之士假以成聲今以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吾讀之未嘗不廢書太息也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名於禮

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聚而見訕訕公者所在成市曾不數年忽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在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之棄以為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二人者士之超逸絶塵者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為莫及也士駭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論未嘗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

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賤貴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議論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潑茶煮藥皆美而有益正爾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化離坤以六二化坎故天

一為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井花水者其熱與石硫黃鍾乳等非其人而服之亦能發背腦為疽蓋嘗觀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儲之有方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故道士謂水中金可養鍊為丹此固嘗見之者此至淺近世獨不能為況所謂玄者乎

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

見月曉風清欲墜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緑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究體也元祐三年十月十六日付過

浮屠不三宿桑下東坡蓋三宿矣去後重修便當復念我耶庚辰八月二十四日合浦清樂軒書

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煑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若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可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緑樹連村暗黄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甞獨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棊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材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兒子邁幼甞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脱半腮迎日鬬先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余已老無他技但

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别村此句亦可喜也

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人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臨臯亭下八十餘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峩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問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以不

如君者上無兩稅及助役錢爾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為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將妻之惠風仗劍大駡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獨慙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王敦至石崇家如廁脫故著新意色不怍廁中婢曰此客必能作賊也其婢能知人而崇乃令執事廁中殆是無所知也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磓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蹟數十所謂佛蹟也暮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俛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頹然不復甚寐書以付過東坡翁

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海候無

恙於東坡東坡問將什麽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
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出
曇秀來惠州見坡將去坡曰山中見公還必求一物何
以與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
無著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
此是言法華書裏頭有灾福
紹聖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於嘉祐寺松風亭杖
屨所及鷄犬相識明年遷於合江之行館在江樓豁

徹之觀志幽谷窈窕之趣未見其所休戚嶠南江北何以異也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逺千里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石塔來别東坡坡云經過草草恨不一見石塔塔起立云遮着是磚浮圖耶坡云有縫塔塔云若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坡首肯之

觀音經云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詛念

觀音之力而使還著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沒事

東坡志林卷十

東坡志林卷十一

宋 蘇軾 撰

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枝似江瑶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問杜甫似何人仲游曰似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葢與曩言會也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為詩詩格亦不能高往往有奇

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愛也予幼時嘗學於道士張簡易觀中伯祥與簡易往來嘗見予嘆曰此郎君貴人也不知其何以知之

鄭君先輩知其俊敏篤學向覲所為詩文非止科塲手段也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亦再三傳語蒙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即喜況君佳士乎林行婆當健有香與之到日使去也八郎房下不幸傷悼

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他日得志當吃飽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喫了又喫何暇復睡耶吾來廬山聞馬道士嗜睡於睡中得妙然吾觀之終不及彼措大得喫飯三昧也

今世真玉至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碾而後成者以為真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真玉須定州磁芒所不能傷者乃是嘗問後苑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

伊尹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貧賤人但有常德非復富貴即當得道雖當大富貴苟無常德其後必敗予以此占之多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中雖不然猶知强之於外此所以為天性也

十六及第當以鳯味風字大研與之請文甫收此為據

十六及第却當以天禄石猊為僕作利市

川紙取布頭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作之故名布頭牋此

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及爾

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嘉事也

契嵩禪師常嗔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禪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能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嗔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爲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

南華重辨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嶺南還則辨已寂久矣過南華弔其衆問塔墓所在曰我師昔有壽塔在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别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辨視身為何物棄之尸陁林以飼烏鳶何有安以壽塔為明公知辨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

時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東坡居士遷於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寔二十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冲虛觀觀葛稚川丹竈次之詣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有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

安字道立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山坐遺履軒望麻姑峰方飲憩進士許毅來遊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閣中夜大風曉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華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玉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虛道人陳熙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宫石樓黄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雨風旦視東西有巨人迹五是月某日眉山蘇某與男過來觀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
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
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李衛公言唐儉輩不足惜觀其容貌殆非所謂名下無
虛士
唐初即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璡等定樂初
隋用黃鍾宮惟擊七鍾其五鍾懸而不擊謂之啞鍾
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與孝孫等吹調扣之

而應由是十二鐘皆用其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輔國奏之云大常樂調皆下不合黄鍾請悉更製諸鍾磬帝以為然乃悉取諸樂器磨刻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常律考之黄鍾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為是唐自肅宗以後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偷以至於亡以理推之所謂下者乃中聲也悲夫

此道以老聃佛語兼修之常自念此身猶如槁木竪一作堅老定不動若復動揺一毫髮許即墮大地獄如孫

武令商君法有死無犯鄭大士所得輒與老夫不諆而同乃知前生俱是一會中人也

妙總師參寥子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知獨其詩文所不知者葢過於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然人知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葢未嘗有怒者

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

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

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餘年矣無一念頃有作相自辨才歸寂道俗皆宗之

秀州本覺寺一長老少葢有名進士自文字言語悟入至今以筆研作佛事所與游皆一時文人

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憂之曰本去則淨慈衆散矣予乃以明嗣事衆不散加多益千餘人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游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予初不識叱至惠州欽使侍者卓契順來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逸絶俗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予往來吳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綜練世事高麗非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法

詞辨蜂起吏僧莫能制又具得其情以告葢其才有過人者

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雄逸愛放而不流其為人稱其詩

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三闍黎皆予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食僅足於久幾而不足也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

法穎沙彌參寥子之法孫也七八歲事師如成人上元

夜予作樂滅慧穎坐一夫肩上覿之予謂曰出家兒亦看燈耶穎愀然變色若無所容啼呼求去自爾不復出嬉遊今六七年矣後當嗣參寥者

予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誠來謁曰明日當還浙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答之獨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惠誠使歸見之致予意且爲道予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也信筆書紙語無倫次又當尚有漏落者方醉不能詳也紹聖

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書

東坡志林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志林卷十二

宋 蘇軾 撰

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猶子為童子狀貌肥黑矮小予嘗戲之曰此羅浮茯苓精也俗諺曰下有茯苓上生兎絲因名之曰苓之字表絲且祝老何善待之壯長非庸物也

桃符仰視艾人而駡曰汝何等草芥輙居我上艾人俯

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
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户何暇爭
閒氣耶請妙總大士著此一轉語
王肅集外臺秘要有代茶飲子一首云格韻高絶惟山
居逸人乃當作之予嘗依法治服其利鬲調中信如
所云而其氣味乃一服煮散耳與茶了無干涉薛能
詩云麄官乞與真拋却賴有詩情合得嘗又作鳥嘴
茶詩云鹽損添嘗戒薑宜煮更誇乃知唐人之於茶

蓋有河朔脂麻氣也

陸道士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好丹藥通術數能詩蕭然有出塵之姿久客江南無知之者予昔在齊安葢相從游因是謁子由高安子由大賞其詩㑹吳遠之過彼遂與俱來惠州出此詩

晉方技傳有韋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飲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亂者為虛

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虛固有道者耶吕猗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虛療之去母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虛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持而立少頃去夾者遂能行學道養炁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為布氣迨覺腹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岳下云

古人有言有若無實若虛況汝實無而虛者耶使人謂汝庸人實無所能聞於吾者乃吾之望也慎言語節飲食晏寢早起務勞其形骸為善也臨別以是告汝

四月十五日

李獻之遺予天台玉版殆過澄心堂頃所未見

月石屏攔之曰𢼸凸乃偽也真者必平然多不圓圓而平桂滿而不出者此至難得可寶

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欲成而爐鼎敗來日忠

州刺史除書到乃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者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

文甫好典買古書奇物今日自言已典兩端硯及陳歸聖篆字用錢五千攀歸聖例每日持一兩紙只典三百文文甫言甚幸川僧悟清在傍知狀

王十六秀才好蓄予書相從三十年得兩牛腰既入太學重不可致乃留文甫許分遺然緘鎖牢甚文甫云

相與有瓜葛那得爾耶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甞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蕝蕝正圜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矛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恠也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在也而貴戚敢

如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到杭一遊龍井謁辨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為獻龍井孤山下有石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上壽星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時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迹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凉館舍一解衣濯已足樂矣况於致仕而歸脫冠佩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予出入文忠公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覯與仲儀書論可退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為進者

之戒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死生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為存也曰皆有之貧子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則不思而對夜夢

見之則以亡為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與其語故錄之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自文若盛德猶為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為所殺程昱郭嘉之流固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踈每所建輒中操病況肯為用乎然終亦不免桓溫謂孟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即溫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

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為高人勝士所比數爾管幼安懐寶遯世龍蟠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可得而用其可得而殺乎余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紹聖二年十二月與客飲醉甚歸坐雕堂西閣而仆案上睡久之忽驚覺已三鼓矣殘燭耿然偶取一冊書視之則幼安傳也㑹有所感不覺書此眼花手軟不復成字

東坡志林卷十二